

吳穀人尺牘

文明書局印行

吳穀人尺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吳穀人尺牘目錄

寄江橙里

寄馬葦舟

寄金棕亭

二首

寄項秋子

答徐錢崖

答姚春漪

寄沈梅村

謝諸撫堂

答沈吉堂

寄李甯甫

寄張心圃

與陳伯恭

寄沈梅村

與若愚弟

謝潤端木招飲

簡張心甫

寄那東甫

寄馬緯雲

與保九真

東奚錢生

與家蘇泉

寄尤永村

寄沈梅村

又寄沈梅村

寄翁鳳西

寄萬華亭

寄鄭仙吏

與徐惕庵

寄李甯甫

寄王若農

寄楊錦堂

寄張古愚

寄諸撝堂二首

寄王濟嶠

東張船山

寄桂未谷

寄黃小松

寄倪米樓

寄李璽圖

寄張忍齋

寄曾賓谷

寄江耕野

寄張船山

東伊墨卿

寄那東甫

寄家山尊

寄沈梅村

寄那東甫

寄趙味平

寄查小山

寄王蓮府

寄王惕甫

寄何硯農蘭士昆季

寄秦小峴

寄王惕甫

寄家松園

寄陳桂堂

寄孫寄圃

寄那東甫

寄尤水村

寄李松雲

谷項秋子

答沈小棠

寄翁鳳西

寄顧沫圃

寄盧瀛海

寄孫寄圃

寄沈鑑湘

寄翁鳳西

寄家松圃

寄嚴少峯

寄戴可亭

寄陳古華

寄項秋子

寄李味莊

寄那東甫

又蘭李味莊

簡張古愚

寄王偉人師

寄汪東序

寄陳伯恭

寄李味莊

寄朱春泉

謝嚴少峯

寄黃左田

寄諸撫堂

寄張古愚

寄李味莊

寄蔣伯玉

寄趙味辛

寄沈小棠

寄張船山

答陳桂生

寄何蘭士

寄朱漫園

寄沈梅村

寄汪遲雲

寄張船山

寄張古愚

寄程也園

答史虛谷

寄史虛谷

答尤水村

寄程也園

寄鄒論園

寄屠琴鳩

寄章桐門

寄徐山民

簡嚴少峯

寄許畫山

寄徐安蔬師

寄江吟香

寄尤水村

寄湯雲亭

寄李仙澤

寄慶蕉園

寄查小山

簡家山尊

答沈司馬

寄朱意田

寄章桐門

寄保九春

寄王春崖

寄方茶山

寄廣省堂

寄改七鄉

寄張古愚

寄蔣礪堂

寄王春崖

寄萬浣筠

寄曾賓谷

寄項秋子

寄伊墨卿

寄張船山

寄孫淵如

寄龔闇齋

寄張芑堂

寄五弟

寄尤水村

寄七弟

寄梁山舟

寄那東甫

寄陳笠帆

寄孫淵如

寄屠琴塢

寄百菊溪

寄王錢甫

寄伊墨卿

寄胡果泉

寄嚴少峯

寄李松雲

再寄李松雲

寄王師竹

寄魏春松

寄查小山

寄徐山民

寄阮雲臺

寄家杜村

寄李松雲

寄家松圃

寄洪石農

寄楊邁公

寄沈梅村

寄黎湛溪

寄秦小峴

寄嚴少峯

寄李松雲

寄張仲稚

復趙味辛

寄黃左田

寄諸搗堂

寄繼蓮龕

寄韓筠舫

寄曾賓谷

寄趙棐臣

寄鄒論園

寄盧南石

寄葉琴柯

寄蔣礪堂

寄張古愚

寄諸搗堂

寄汪春田

寄翁覃溪

寄黃左田

寄曹中堂

寄顧南雅

寄廖復堂

寄查小山

寄曾賓谷

寄繼述之

寄章桐門

寄那東甫

寄蔣中丞

寄沈梅村

簡蔡松門

寄范支嚴

寄顏衡齋

寄阮芸臺

寄那東甫

寄張水渥

寄曹定軒

答徐斗垣

答曹定軒

答顧星橋

與何硯農

寄唐陶山

寄錢裴山

與品蓮上人

寄曾賓谷

答沈世兄

寄程也園

吳穀人尺牘

與江橙里

僕最喜玉屏詞。謂其取味綿繩。多得之。羈旅行役間。令其人已歸道山。詞稿聞在先生處。以此追步屯田。洵不可沒之作。曾約二三同人。合為付梓。鱗便望卽覓寄。他日傳唱及之。庶幾殘月曉風。如見其人也。

與馬葦舟

三次趨候。總未得晤。弟今日下園。大約在月初方得出城。然訥旃故後。承曹劍亭前輩允其知會同鄉。酌為資助。但日來廚無粒米。囊潤一錢。八口之家。嗷嗷待哺。穿孔之衣。折足之床。所值幾何。而能供日食之給乎。現在所負屋租。不下數十千。而產主日催出屋。以一盲婦人。提携四五碎男稚女。張張何之。其不至斃於道旁者。有幾。長安米貴。避債無臺。弟之近狀。勢不能從井救人。然覩此淒涼之狀。實有不堪。輒念訥旃詩酒縱情。不過不事生計。隨有隨擲。乃文人之厄。一至於此。跡其交游。何止數百輩。至蓋棺一日。臨哭者誰。吁其傷矣。此惟吾兄達諸劍亭。須得函致同鄉。早為料理。不特死者固為啞結。卽生者亦如疲極之眾。一入化城。便生安撫想也。

與金棕亭

別後於七月中旬抵京。西風健人。布帆無恙。想先生領袖羣雅。為虹橋風月主人。迨將廿載。亦不可謂不樂。閱邸報。知新轉國子先生。不日進都。軟紅杏土中。且來嘗此風味。何如。

又

城東地僻無冠蓋往來。有先生作鄰。可謂德不孤矣。昨宵之會。王竹所尤詞人之不易得者。談諧既勝。飲興尤豪。歸途寒月欲斜。遠望天街。微見上元燈火而已。此種光景。猶可戀戀。詞既脫稿錄正。希弁與竹所觀之。

與項秋子

得手書知天上石麟已知彩雲一片飛墜君家矣想接式而起者尚未有父肯堂肯構不患無人特患弄麈書笑破阿翁口耳尊作謹依韻奉和他日返里顧乃郎頭角崢嶸尚須償我湯餅債也堂上二老人想益康健含飴弄孫樂何如之郵便奉韻望恕草草

答徐鐵崖

使車所到舊時桃李重入春風矣然柯亭竹笛爨下桐材朝廷所藉吾輩成就人才者原不在一科一歲僅取充額百數人而已其中鵠鵠變化皆將於比乎始之惟能振發真才斯為貴耳足下兩番持節光顯二親固所深羨尤美者安寢去家門僅一衣帶水片帆迎養不過十日黃山白蘋皆足為老人娛每衡文餘暇錦衣稱觴如在鄉里此固天生福分其所宜報答國家者更何如耶西風漸寒弟一切綿衣皆在質庫尚希餘潤一甦困鱗雖事類發橐終望無虛來請云

答姚春漪

讀于教舍英咀華爛然五色。比郭翰所說為無縫天衣也。委作東臯草堂記。高情盛德深愧逋
之不文。然忝附琴臺。敢不亟勉從事。書屋蓮峯聞文戰。小稱得意。將來選拔一途。未識得邊位
置否。足下湖山跌宕。著作等身。可喜可羨。若僕者。僅有一縷餓腸。日迴轉於雪虐風饕內也。

與沈梅村

去歲自熱河歸。一路風飧雪卧。奇冷異常。幸公事早完。得以抽身書局。不致羈留度歲耳。此時
春光送暖。想種花妙手。重換東風。自然壓倒河陽矣。昨日接家書。因家君之命。欲與品兒完姻。
又急得蟹兒爬窠。然以後婚嫁事接踵而來。比總是開章第一義耳。向平之累。如何如何。

謝諸拗堂

使來。收到惠銀三十兩。謹謝。生無食肉。相不能從貴人游。惟酒泉郡時榮寤寐耳。今得此。又足
了數月翹葉事矣。快何如之。

答沈吉堂

九日得手書。一紙清風宛然。佩萸簪菊也。遙想雙江渡口。五馬新臨。官舍甘棠。早添色澤。曷勝
艷企。弟青氈一片。遠志久消。乞養還南。而田無一畝。上不足以供菽水。而下之婚嫁之事。紛至
沓來。不得已。又留住先生一隻腿矣。聞寶眷即日起程。想歡聚衡齋。自然得意。亦念鱠鰥魚目。
有京華一故人否。

寄李寧甫

榮旌遄發。未獲趨送。承以車驃。留惠弟長安道上。久作托鉢僧。老於行脚。乃忽得此濟勝具。竟令雙足登仙矣。謝謝毘陵風土。勝於江南。吾兄以理煩治劇之才。一麾出守。即可為報効地。若吾輩青衿一片。朝夕支吾。亦復何時了局。擬令冬為乞歸計。但於左近間作村夫子。以課蒙童。養親終老。即所願也。

與張心圃

雪天酒地。意興飛騰。夢寐間無刻忘。隻雞近局也。自來真州。人事罕接。四圍皆麥畦菜隴。惟新綠大有可觀。當行觴獨酌時。惜不得諸君子來照。得鬚眉都換耳。舍弟聞有事。旋里想荷香柳影間。又有一場轟醉矣。八九月間。弟必近擢。再圖良會。

寄陳伯恭

芝田鶴化於揚州。同年中又弱一個。想當同比淒愴。

寄沈梅村

歸里以後。况味若何。西溪之約。可能踐否。弟遂初易賤。貧病難瘳。殘年尚借比為避債臺。亦復何樂。

與若愚弟

六月中從真州歸。得吾弟所寄書。知起居安適為慰。惄惄吾弟以事牽累。遠道從軍。令人不堪回首。況高堂垂白。淚眼難乾。宜吾弟人子之心。尤不能不懊惄。終日也。然秋闌在邇。專望捷書。

庶可慰老人暮景耳。愚在真州年半以来，雖脩脯稍豐，而窘態愈出，皆緣婚嫁之累。是以前逋未了，後債又來，正不知何日得跳出此煩惱世界。東甫承明出入奏賦，失詩自然得意，晤時須為道比苦衷。倘目前家事稍可清楚，即當籌劃買山錢以為窀穸之計。從此不復以猪肝累人矣。

謝周瑞未招飲

終日醉鄉甚於水厄。厥占在困之二爻矣。如必欲決一雌雄，請以詰朝相見。

簡張心甫

枕上聞鳥聲，關關披衣起盥。日色已上紙窗，望寶石諸山，軒豁呈露，笑黛宛然。足下能同一游乎？已買蜻蛉以待。

寄那東甫

聞足下簪毫禁地，扈蹕熱河。雍容揄揚，足以潤飾鴻業。而僕則窮岩跼伏，遠隔觚稜，回憶前塵，不禁玉堂天上之感。

寄馬緯雲

得來牘，知省垣酬應，賢者多勞。然得月樓臺，固非尋常可比。惟望獲一載花地，坐主陽春，即見東風手段也。

與保九真

春間一至。藉尊紀綱帶歸。諒經鑒入。古來儒林循吏。原非兩途。足下讀書讀律。以文章飾吏治。一切民間疾苦。果能洞其陰陽支節。而轉移之。以求合於儒者之治。豈不甚善。僕歸田三載。官意都忘。芟製荷衣。已將終老。茲逢國家鉅典。巖處徵謄。二老人敦迫治裝。勗以及時努力。或得便經費治。一聽弦歌之聲。固所願也。

東奚鐵生

舟抵荻港。蘆風蕭蕭。四無行人。漁子拏小舟而出。遙赴夕陽中。欸乃一聲。山水綠。此時比景。得足下以倪黃小筆寫之。便可千古。奉到青藤一枝。伏聽驅使。

與家蘇泉

解維後。一路殘暑甚熾。抱疴旬餘。至今纔得痊可。而淒風苦雨。已作秋寒。天道炎涼。倏焉變易。可知人事亦如是而已。吾兄所辦鹽務。比中變幻。真有翻雲覆雨光景。正恐閱歷愈深。則愈難措手耳。莊子一部奉繳。韜史提要。弟因行笈中未便攜帶諸史。欲以此為餽。貧之糧嗇。生尚有徐霞客游記一部。亦將藉代卧游。竟思乾沒。暗時可為致之。

與尤水村

吟香聯姻之事。已稟知二老人。極為欣悅。特令小介來滇。以踐前約。但寒士舉止。胎笑大方。恐水人亦為齒冷耳。

寄沈梅村

昨過淮陰。見橐橐皆乞食人。亦誰知哀王孫而進食者。因念韓侯飄泊時。亦同此落落耳。在嵬復崔嵬。徒見隱隱雲際。千古有釣臺。當日何曾有釣臺哉。

又

東北之荒極矣。麥價至數千錢一斗。草根木皮俱皆食盡。小兒女乞賣與人。莫有一顧者。餓死者日凡數百人。村僻間至人相食。地方官束手無策。如何如何。

寄翁鳳西

去臘來都。極承寵賜。嗣聞抱安仁之戚。未得面申慰問。歉何如之。想斷竹續竹以來。夢桂徵蘭。又將牟尼入抱矣。萬里雲山所難者一通襟曲。惟願屏風名字早荷恩光。得以近擢一班。庶不致魚雁告勞。有稽問答耳。壑岩來滇。曾囁其晤時一述近狀。長安落拓。乞米為難。良友聞之。當同莞結也。遠道加餐。餘無他囁。

寄萬華亭

廿年知己。八載相思。每憶行李告期。招提話別。猶令人眷眷於懷也。聞抵任後官衙清肅。案牘亦稀。荔實榕陰可想見。畫日垂簾光景佳哉。吏平定勝於故紙堆中作生活矣。弟假歸三載。復作出山之雲。及再到長安。居猶不易。西風落葉。詩酒渺歎。惟日效揚子雲呼貧而語而已。稚堂近狀。亦復落寞。異黨劍潭之窮。猶與弟並驅中原也。茲因遠山試差來南。藉以苦語奉獻。

寄鄭仙吏

至好弟兄。別逾十載。停雲落月。引領為勞。弟於昨歲還京。聞吾兄報最有期。計可來此作一月。不意歲籥忽更。至今不得一覩顏色。豈關河修阻。行李孔艱耶。合併究在何時。望切望切。弟南歸數載。復被饑驅。不得已仍近長安。塵土飄蕭。又將五月。每遇令第二兄。道及尊府食貧之况。頗似我家。度吾兩人懷抱間。亦同比渺渺耳。藉詞申意。不盡所云。

與徐惕菴

久不接半采。聞元龍豪氣。更倍於前。政績循聲。一時並著。方知讀書人作用。原是不同。正不徒擁高蓋如秋荷而已。弟自庚戌假歸。計不復作出山雲。無如饑來逼人。強顏而笑。遂於去冬重入春明。且便擬為泰山之游。願得於嶽色中與賢主人痛飲三日。而天寒歲晚。催趨行程。竟至良友與名山兩俱辜負。未免悵悵耳。

寄李甯圃

西風判襪。鷓鴣將周。翹企南雲。實勞餓渴。猶憶中秋兩度。多在吳淞。非關山水有緣。正因仰止清光。亦如明月。故不覺舉裳就之耳。歸後卽摒擋還京。於廣陵舟次。曾有一函。并滄州垂釣圖。令舍弟轉寄。定蒙鑒入。五月間。墨莊檢討至。讀止堂先生所和四客詞。想見賢主之風流。并寓公之藻采。直挈吾輩俱作天上人矣。并稔閣下卽日報最入京。急圖良晤。已約麻園伯恭諸君。作平原十日飲。嗣聞調守吳郡。須於冬間乃來。三秋之思。不無耿耿。然姑蘇勝地。得賢太守主持其間。想風雅更為可羨耳。